

打开古人的开学装备箱看看吧

每年到了开学季，都是全国家长们集体准备开学大礼包的日子。在准备之前，咱们不妨先打开古人的开学装备箱，挖掘点灵感。

“校服”款式特别多，朱元璋还曾亲自设计

那件便是流行了几千年的“青衿”。

那句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”出自《诗经·郑风》，诗中主人公魂牵梦萦的人就是穿着青衿的学子。青衿的款式简洁大方，即青色交领的长衫。《毛诗注疏》解释道：“青衿，青领也，学子之所服。”曹操在《短歌行》中也借用此句，表达其对招纳贤才的渴求，也从侧面描述了当时学子的装束。隋唐时期，学生仍穿青衿上学。《新唐书·礼乐志九》有载：“先置之官就门外位，学生俱青衿服，入就位。”除了正在读书的学生以外，明清时期的秀才也几乎都穿着青衿，据《幼学琼林·衣服》载：“布衣即白丁之谓，青衿乃生员之称。”

也有例外，同一时期的古代学生也不都是穿青衿当“校服”，因为“父母在，衣纯以青”，只有父母双全的学生才可以穿青衿。假如学生父母有亡故

者，所穿的“校服”由青衿改为素衿。

将最上面的青衿拿开，下面那件“校服”就是在历史上曾备受瞩目的“襕衫”。襕衫款式比青衿复杂，它是一种长袍，上衣与下裳合而为一，圆领大袖。早在唐宋时期，襕衫就成为古代学生常穿的“校服”款式。据《宋史·舆服志》记载：“襕衫以白细布为之，圆领大袖，下施横襕为裳，腰间有褰积，进士及国子生、州县生服之”。

估计前人万万没想到，在设计“校服”这件事上，朱元璋居然产生了兴趣，强烈要求参与“校服”的设计指导工作。据《明史·舆服志三》“儒士生员监生巾服”条，洪武二十三年，明太祖朱元璋“定儒士、生员衣，自领至裳，去地一寸，袖长过手，复回不及肘三寸”。

对“校服”，朱元璋可谓操碎了心，他亲自参与审定，连样式都改了三回，

最后定为：“用玉色布绢为之，宽袖皂缘，皂缘软巾垂带”。朱元璋很有想法。据明代俞汝楫在《礼部志稿》中记载，朱元璋认为中间为玉色，是比德如玉；外有青边，为玄素自闲，可显出学子的文雅；上衣与下裳相连，有着遵守道德规范的寓意；绶穗下垂，是用来提醒学子平日要谦卑，不可恃才傲物。

在这件由朱元璋参与设计的襕衫下面放着一件同款不同色的襕衫。明代学子的“校服”曾变了好几次，比如这件青圆领的襕衫就是朱元璋的孙子朱高炽要求改的，他认为学生还是“着青衣较好”，于是襕衫“乃易青圆领”。

在这些古代“校服”的边上，古人还摆放了几顶“校帽”，比如春秋时期的“峨冠”、宋代时期高而方正的“巾帽”、明代的“四方平定巾”、朱元璋心疼学生而发的“遮阳帽”……这些“校帽”与“校服”同样重要，缺一不可。

看吧，古代家长单是准备个“校服”与“校帽”就能累得够呛。

小么小二郎，背着“书包”上学堂

读书的标配。

到了隋唐以后，古人就不再称这种拉杆箱书包为“篋笥”了，而是称其为“箱笥”。南宋文学家戴侗在《六书故》中记载道：“今人不言‘篋笥’，而言‘箱笥’；浅者为箱，深者为笥。”

古人珍视书本，同品类的“书包”层出不穷。比如古人用来装书本的“篋”有个同类产品，叫“笈”。《说文解字注》引晋周处《风土记》称：“笈，谓学士所以负书箱。”同样是用竹子编制的箱子，“笈”似乎更能代表古代学生的书包。因为古人向来喜欢搞神秘，他们在得到珍贵的书籍后，不会放在书架上，而是悄悄放置在笈内收藏，秘不

示人。于是“笈”又被用来代指孤本好书，“秘笈”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。

想来背着书箱外出去求学的经历，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是美好回忆，于是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文人们“负笈求学”的场景。比如《后汉书·李固传》：“固父为三公，而固步行负笈，千里从师。”东晋王嘉在《拾遗录》中描述东汉人任末，“……年十四时，学无常师，负笈不远险阻。”唐代才子王勃也对自己背着书箱游学京城经历十分难忘，他在《山亭兴序》中写道：“负笈从师，二千余里。”此外，笈因为容量大，可遮阳挡雨，除了用来上学以外，也成为了古代商务出行必备包。

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中《聂小倩》的男主角宁采臣出行时，就是背着笈。

既然“篋笥”是古代学生拉杆箱书包的标配，那背包“笈”自然也少不了黄金搭档“囊”。囊就是口袋，类似于现代学生的补习袋。古代学生会将杂物放入其中，比如文具、印绶、钱币等，也会放些常用书，于是囊又被称为“书囊”“书袋”。囊除了与笈搭配使用，也可以当便携的书包，比如私塾学堂就在家附近，不需要背太多东西去上学，囊就成为日常用的书包。前几年热播剧《延禧攻略》中，小十五阿哥永琰就曾背着这种布制书囊去上学。

古人还有“褡裢”“包袱”等款式的书包，成本低廉，制作简单、轻便，缺点是装在里面的书籍纸本容易起皱变形，所以即使是家境贫寒的古代学生，也会想办法去准备书箱。

不是差生，但文具也很多

写的惨剧。此外，臂搁还可以用来搁放手臂，减轻手臂的疲劳。现代人常在电脑键盘下面放护腕以防止“键盘手”，就是从臂搁中得到的灵感。

当然，字写得再好，也难免有写错的时候。古代老师在意“卷面整洁”，写错重来未免太残忍，于是古代学生也有“修正胶带”。用竹筒时，“修正胶带”是书刀，通常是用铁片做成的小刀，刀把有圆环，可以随身挂着，一旦写错字，就用书刀把错字刮掉再重写。

纸普及后，古代学生用起了一种名叫雌黄的“修正液”，它是一种黄色的矿石，颜色与纸张相近，作画时可当

颜料，写字时可当褪色剂。写错字时，直接把雌黄涂在错字上覆盖掉字迹，再重新写字。雌黄不会弄破纸张，还能保证修改的部分不脱落，是作业救星。成语“信口雌黄”正是源于此。

在古人的开学装备箱里，现代人还发现了一些看起来有些“穿越”的学具盒，这些学具盒多为清宫旧藏。比如清代康熙年间的纸筹式计算机。它是清初以纳白尔算筹对巴斯加计算机改造而成的计算机。使用时用钥匙拨动，在纸轮带动下双重滚轴转动，纸筹数字不断变化，以此进行运算。也有专门收纳绘图仪器的黑漆盒，里面居

然有绘图仪器30余件，包括各种画规、比例尺、距尺、直尺、三角尺……

当然，古代家长给学生准备文具也有“踩雷”的时候。比如贝光，它最初用贝壳制成，用来研光纸张的，即通过碾压或摩擦，让纸张布帛变得更密实而光亮，看起来更平整端正，这样就可以给“卷面”加分。在实际使用中有点鸡肋。高濂曾在《遵生八笺·燕闲清赏笺》中说了大实话：“贝光多以贝、螺为之，形状亦雅，但手把稍大，不实用。”正因为实用性不强，贝光到了明代时期就已不再多见了。

我们不得不感慨古人的伟大和聪慧。为了求学，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，在艰苦条件中发明创造出了这些学习装备，为现代人的升级版装备打下了基础。 文图来源：北京青年报



玄奘负笈西行图

打开古人的开学装备箱，“校服”被放在最中间位置，毕竟古人认为“先正衣冠，后明事理”。不过，古代学生的“校服”款式有点多，摆在最上面的

欣赏完了古人的“校服”，那么就费点力气将古人开学装备箱里那个又重又占地方的“书包”给搬出来。

古人最重的“书包”莫过于“篋笥”相当于现代人的拉杆箱书包。不过“篋笥”只是划分出来的大品类，在这个大品类下面，古人根据功能性不同对这种拉杆箱书包进行了更细致的区分。据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称：“篋，箱篋也。”可见，古代的“篋”指的是小箱子，多为方形，质地密实，容量小，用来放书籍纸本用。

在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中，宋濂就曾描述过求学经历：“当余之从师也，负篋曳履行深山巨谷中。”他背着的“篋”其实就是书箱。而“笥”是用竹子编制而成，质地稀疏，容量特别大，用来装学习用品、衣服、食品等。篋与笥必须搭配使用，也就成为古代学生出远门

拿出了“校服”“书包”后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堆文具。这几年，为了孩子学习方便，现代人绞尽脑汁发明出了便携式作业打印机等文具，有网友笑称“差生文具多”，但打开古人的开学装备箱后，现代家长绝对大吃一惊。

除了常见的笔墨纸砚，古代学生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小文具。比如看起来跟弧形筒一样的臂搁，它是古代学生的写作业神器。因为古人的书写习惯是从右向左，“校服”袖子大，墨水不是速干的，这样从右到左写上几行，“校服袖子”岂不是黑漆漆？于是古人就发明了“臂搁”这种写作业神器。

臂搁通常由竹子、檀木、玉等材料制成，中间有弧度，正好用来遮盖刚写好的字，学生每写完一行字，就把臂搁罩在字上，避免袖子变抹布，作业要重